10 遭死亡威胁

○范江公　著

杜伟吩咐小井和小鲁，让他们用洛阳铲小心翼翼地把昨天那个探孔的直径扩大到20厘米左右。杜伟在旁边整理炸药，武学义以前盗墓都是靠人工挖掘，从来没碰过炸药，他有些担心地问：“杜哥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宋红鸳也问：“杜哥你这一炸，下面墓穴里的东西不就被炸坏了吗？”

杜伟笑道：“小伙子，爆破是一门大学问，要炸出直径多少的洞孔、炸多深，那都是事先经过计算的。昨天我已经根据这个探洞的深度计算好了，没问题的。”

“爆炸时的声音有多响？”

“不会很响，跟过年时放的爆竹差不多吧，没放爆竹那么脆，有点闷。”

杜伟把炸药放进洞孔，让小井用挖出的泥土回填盖严，吩咐道：“站远点儿，要引爆了。”

两分钟后，站在20米外的宋红鸳听见“噗”的一声闷响，脚下微微一震，爆炸完成了。手电光下，宋红鸳惊奇地看到那个探洞的直径已从原来的20厘米左右扩大到50多厘米，足够一个人进出。

杜伟的这门技术，是他的师傅老扣在监狱里向他传授的。

武学义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技术，惊喜之后，他问：“多久可以下人？”

杜伟点燃一支烟，说：“过一会儿洞口不冒烟了，就可以下去了。这种爆破……”他话音还未落，幽幽的月光下已冒出了几条黑影，低喝着：“不许动！”“一个也走不了啦！”

宋红鸳当时脚就发软了，别说主动奔逃，就是让他跑，大概他也没法挪步了。武学义和小井、小鲁倒是想逃的，可前面已有人拦住了去路。还是杜伟有胆量，只见他身子一动，已迎着一条黑影直扑过去，月光下，宋红鸳看见他手上晃射着一道寒光——那是一把短刀，看来，这是一个敢玩命的主儿！

可是，敢玩命也不一定能玩成，比如此刻的杜伟。他只冲了两三步就被迫停了下来，因为他面前的人手里有枪，枪口已对准了他：“站住！开枪啦！”

就这样，宋红鸳五人被制服了，被迫蹲在离那个还在冒烟的洞口四五米远的地方。

武学义看出对方并非官方执法人员，就大着胆子开腔了：“弟兄们是从何方来的？有话好说！”

对方说：“别管是哪里来的，这是老子看中的目标，你们竟敢抢挖，已经违反干这一行的规矩了！”

宋红鸳从口音中听出，对方是他家乡附近的人，普通话里透着只有他这个淮南人才能分辨出来的乡音。他估计，这是一伙从外地流窜到宣城这边的盗墓贼。

江湖上确实有规矩：谁先看定的古墓，应该由谁下手，其他人是不能抢挖的。可是，眼前这几个“俘虏”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规矩。武学义和小井、小鲁虽然盗过墓，但他们没拜过师，盗墓纯属“自学”，又是新手上路。宋红鸳以前听爷爷讲过风水，盗墓的知识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杜伟是在监狱里学的，也是业余水平，他的师傅老扣并没有像真正教徒弟那样跟他讲个明白。

因此，武学义当场叫屈，说他们不知道江湖上还有这个规矩。这一说，对方倒是奇怪了，问：“你们说是新手，那这个穴位是谁给你们指点的？”杜伟正想挺身而出，旁边的宋红鸳急中生智，悄悄碰了他一下，用淮南话说是自己看的穴位。对方大吃一惊，对着他看了又看，说：“你小子是淮南人？具体是哪里的？”

宋红鸳报了个家乡邻镇的假地址。对方是个老江湖，想了一下，一把将宋红鸳从地上扯了起来，指了指旁边说：“去那边！”

宋红鸳想利用同乡之情让对方放他们一马，于是遵命走出了20多米。那人再开口时，宋红鸳觉得声调有点阴森：“你知道江湖上对违反规矩抢挖古墓者的处置惯例吗？”

宋红鸳摇头。

那人说：“告诉你，就一个字——死！”

宋红鸳大惊：“你们胆子这么大！敢杀人？”

“对！就有这胆量，否则还敢拿这个？”对方把手枪在宋红鸳面前晃了一下。

自觉奉行教育法则 21

○作者　钟琴

人生经历和成长阶段的不同，也决定了父母和孩子价值观、评判标准的差异。父母认为是对的，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一定认同。通过家长的权威，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，在当代社会舆论中是难以得到支持的。所谓“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”只有和孩子的标准相吻合，才能被承认。

不要以为你说什么孩子就应当听什么，听话的孩子或许是没有自主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孩子。家长和老师也不应当借助权威，要求孩子无条件地遵从自己的感情需要，以为孩子有不同意见就是对自己“不尊敬”，有独特想法就是“偏执”。我们要求孩子对长辈有礼貌，但绝不意味着要孩子违背个人意愿去顺从长辈。

我们应当看到，与上辈人相比，这一代孩子的思维是独立的，他们有敢于质疑、否定和批判的精神。对于社会现状，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不像父辈那样单纯依靠报纸、广播、电视来获取信息，他们拥有更加迅捷和广泛的信息渠道。因此，他们说的话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依据。

甚至，他们会以时代的全新眼光看待传统文化，作出令父母大跌眼镜的独到解释，向父辈发起挑战。

留学美国的华裔王伯庆著书讲述女儿在美国学习、成长的故事，曾提到一段父女间的精彩对话。

为教育女儿做事懂得坚持，爸爸给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女儿讲“愚公移山”的故事。不料女儿听后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这个愚公真傻，搬山不如搬家嘛。”

爸爸赶紧为愚公找了一个理由：“那时有商鞅发明的户口制，不能自由移居。”

女儿认为这不是理由：“那就绕着走。万一没有神仙来帮忙，那两座山靠他一家人来挖，两千年都挖不完。”

爸爸质问道：“难道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都绕着走吗？”

女儿笑了，从容应对：“这倒不会。快的方法是游说议会，修改户口法，搬走算了；慢的话，等到工业发展起来了，修条隧道或建个机场也行。”爸爸苦口婆心地解释：“当然也不是真挖山，这个故事只是有教育意义，教育人们要不怕困难、持之以恒，你要领会其中的思想精髓，不要纠缠挖山的表面现象。”

女儿忧虑了，摇着头说：“如果是教育故事，就更不好了。没有神仙来帮忙，山怎么搬走？听了这个故事，人们还要选择挖山的话，一定是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了。”

爸爸肯定地说：“对，这个神仙就是组织起来的人民。”女儿觉得很荒唐，哈哈大笑：“大家都来帮你挖山？难道故事是说要依靠他人或神仙吗？”辩不过女儿，爸爸气馁了：“怎么我小时候就没像你这样乱想？”女儿毫不让步，不客气地说：“这说明你小时候是一个盲从分子。再说，这愚公凭什么就可以作一个子子孙孙都要遵守的挖山决定？为什么父母就可以决定下一代的人生选择？我们不是父母的财产。你会强迫你的子孙挖山吗？他们能听你的吗？”爸爸解释说：“传统的中国家庭，父亲是一家之主，就是死了，子孙也是不能违背‘祖训’的。”女儿惊愕地说：“太可怕了，幸亏你没有决定当愚公去挖山。”

王伯庆慨叹：如果再给女儿讲“铁杵磨成针”的故事，估计女儿会立即建议爸爸买台缝纫机去。

王伯庆的女儿受的是美式教育，她驳斥爸爸的理由中充斥着“民主”、“人本”的思想，同时也折射出新生代的视野、思维方式与上一辈人的冲突。

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发出的质疑：“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”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，也许父母要不断地问问自己：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永远正确吗？孩子说的有没有道理？

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思想上越是没有禁锢，孩子的思维就越大胆和新奇。